

关注

在2019中国戏曲文化周期间举行的系列学术论坛上,业内专家强调——

民间才是培养未来戏曲观众的地方

□本报记者 徐健

由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主办,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承办的“中国戏曲发展国际论坛暨新中国戏曲70年回顾与展演学术研讨会”10月6日至8日在北京园博园举行。来自国内外的30多位戏剧界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戏曲的国际共享”“新时代戏曲创作的现状特点及问题”“戏曲流派与戏曲发展研究”“戏曲现代戏创作研究”等热点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以往相关的研讨会不同,此次学术研讨与北京园博园的戏曲文化活动相结合,“整体沉浸式”的艺术欣赏环境,丰富的戏曲演出及周边活动,特别是以往很少有机会来京演出的剧种、剧团的轮番登场,让专家们如获至宝,他们在观摩的同时,也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带来了各自的思考。

中国传统戏曲跟西方戏剧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重拾、坚定戏曲人的文化自信,是此次研讨会上与会者热议的话题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旭表示,2017年全国戏曲普查有348个剧种仍然是活态的生存状态中,这348个剧种是随着众多的由京剧、昆曲、粤剧等戏曲剧种形态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名录之后,逐渐被世界所共享的。之所以能够共享,不是因为戏曲参与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人格的塑造中,成为民族识别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艺术标志,而且它还有很多世界性的因素,能够在艺术的感知上为大家所共知、共享。

“多年来中国人对中国戏曲好像是信心满满,其实不是,比如我们把中国戏曲,特别是把梅兰芳跟其他国家的戏剧大师摆座次,这是一种强硬的摆设。”谈及戏剧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麻国钧表示,“中国戏曲尤其是传统戏曲跟西方戏剧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在一个轨道上,把这两者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在麻国钧看来,从戏剧理念、尤其是戏剧的展演方式、展演形态上,中国戏曲和西方戏剧完全不一样。重拾中国戏曲的自信,就应该把中国戏曲放在整个东方视域中去审视。“中国戏曲乃至整个东方戏剧一直在相互交流、相渗、影响变异中发展。我把东方戏剧比作一条河,从源头上流淌下来之后并由各种支流汇聚而成,形成一条东方戏剧宏伟无比、灿烂辉煌的戏剧艺术的长河,这条长河流淌在东方大地上,不断地汇入小溪,随时在变。这条河流到东方各国的时候,呈现在东方各国的戏剧形态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在不一样中又可以发现很多相似、相通之点,如果把中国戏曲置于这条河流之中,就会发现中国戏曲不过是东方戏剧这条大河中的一段而已。”麻国钧认为,就目前来讲,中国戏曲的历史虽然并不长久,但是东方戏剧最为出色、最为亮丽,取得的成绩也是最为辉煌的。

武汉大学教授邹元江认为,文化自信是建立在中国文化艺术审美传统的坚实基础之上的,只有对作为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审美符号之一的戏曲艺术独特的审美韵味、表演绝技的深刻理解和精深传承,才能够获得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而要实现这一点,关键问题是要确切地理解戏曲艺术传承的独特方式——口传心授。

戏曲表演艺术需要“用脑子”

聚焦戏曲繁荣发展背景下,创作、表演等环节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与会专家热议的话题之一。中国剧协秘书长崔伟用“虚胖儿”形容当下戏曲表演面临的问题。“表面上看容量很大、个头很大,但是体魄和健全的人格、有魅力的特点和性格,却在表演艺术中越来越淡化。内容的新、内容的与时俱进和表演艺术本身的传真、生动,也就是本体的发展和内容的发展存在非常大的不平衡。”崔伟认为,中国戏曲最具审美的不是内容,是表现内容的方式,这种表现内容的方式并不排斥内容,也不会减低内容的深刻性、时代性、生动性。但这些独特的东西在表现方式上已经越来越和戏曲最具魅力、最具优势的表达方式渐行渐远了。

崔伟谈到,在很多新的剧目中,戏曲的表现手段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包括很多行当已经在前行过程中面临着死亡。比如,在表现都市生活的现代戏中武戏如何表现,表现当代生活的现代戏中丑角还有没有发展和展现的空间,这些都是戏曲表演面临的很大问题。现在由于在内容、讲述风格上的话剧化,许多戏曲表演的看点和可供演员发挥、用戏曲方式表达情感的场面、段落越来越少了。面对这个问题,崔伟建议,强化对戏曲演员表演艺术的吸引力和创造力的重视。“吸引力和创造力是传统赋予我们的,但是当我们把传统学习、接受过来以后,它们在我们的身上似乎无法焕发出人物性格的活力、表演艺术的魅力和戏曲艺术的时代感、进步感。千万不要因为内容的发展或者创作理念上、创作环境上的需求,就把最具看点、最具本质、最能够体现民族性的东西丧失了。”

对于如何提升戏曲演员的表演创造,除了传承、领悟外,崔伟特别提到了要“化人为己、化古为今、善化善用”。“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不是踢腿练功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用脑子’。中国戏曲演员缺乏的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特别强烈的学习动力,还有支撑表演艺术精进上的文化素养。”崔伟表示,“现在只强调练功、只强调外部环境给演员提供方便,如果不强调自己的文化修养、文化理念的提高,不是站在中华文化的审美基础上去传承中华文化,那么中华文化、戏曲之美一定会大打折扣。”此外,崔伟认为,自成一格是表演创造的目标。“自成一格,绝不是只有自己的表演特点和风格,也不是我认为我有表演风格就成为流派了。流派是很高的攀登,流派不是人封的,流派的生命力是靠艺术和时间决定的。”



中国戏曲文化周

中国戏曲的根在老百姓那里

本届戏曲文化周上有不少来自北京、安徽等地的民间、民营的戏曲剧团参加了演出,这些剧团长期扎根基层、面向百姓,在戏曲的普及、推广以及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年年初,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去福建闽南一带考察民间戏曲剧团的发展,他把这些处在专业演出和票友演出中间地带的民间剧团演员们称为“中国戏剧界的模范演员”。“他们几乎每天都在舞台上演戏,虽然不是非常专业的演员,但是每年都要演上300多场的戏。”孙惠柱说,他曾经在一个演出的后台看到一群孩子在衣箱上做作业,他们的父母在台上演戏。当中间演出下场后,这些父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孩子作业写的怎么样,赶紧督促一下,然后换服装再演另外的角色。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剧场的后台发生,还有一个身怀六甲的女演员,她说要演到快临产的时候才停下来。“很多人说戏剧在走下坡路了,其实并非如此。真正反映中国戏曲状况的,还是在民间。只要有市场,戏曲就有希望。”

长期从事戏曲研究的麻国钧也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心得,认为“民间的土壤培育了中国戏曲,中国戏曲的根在老百姓那里”。为了从事研究,麻国钧去了全国的很多地方看戏,每到一处,他就拿着照相机跟着演员到处跑。“我有时候在村子里转悠,看到一些民间的戏剧都是座无虚席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很多大人带着娃娃们去看戏。娃娃们的小眼睛始终盯着演员,我把这些画面都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麻国钧说,“我提及这些经历,不是希望小娃娃们会成为未来中国戏曲的演员,而是说民间在培养着未来的观众。观众就是泥土,没有观众种子就无法生根,不开不了花,结不了果。我们现在不能仅仅培育种子,而忽视了泥土。”

在北京陶然亭公园,每到周末的时候会有几十支戏迷票友队伍活动。在山东威海,去年一年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性的戏曲演出达到一万多场。”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表示,中国戏曲艺术是人民大众的。当下,专业戏曲人士看到市场的票房,看到其他艺术类型演出的经营活动可能会有一些失落,但是我们不要局限在这个简单的市场竞争领域,应该开拓视野向广泛的社会层面进行瞭望。“其实戏曲艺术在民间依然如火如荼,因为广大人民群众需要戏曲艺术,他们需要这样的参与和享受。”

艺谭

北京(台湖)影偶艺术周的组织者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的日子,将富于魅力的影偶艺术作品从世界各地邀约而来,集合在北京。在普天同庆的氛围之中,更加彰显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北京(台湖)影偶艺术周是将皮影艺术和偶艺术放置在同一语境之中达成互文意味的一个全受众范围的艺术节。它背后充满了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当代语汇的碰撞与对照。而本届北京(台湖)影偶艺术周在2018年创办第一届的基础上,将板块清晰地加以划分。来自10个国家的18个演出团体、108场户外表演、近150名艺术家加入到艺术周中来,无论从体量还是种类上远超前一届,这说明了艺术周从一岁走到两岁,已经在成长中飞快地成熟起来。

在本届影偶艺术周中,明显的变化是在帐篷剧场和户外展演单元之外设立分会场,将3部皮影、偶戏送进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剧场。场地的选择体现了组织者的良苦用心,也凸显了讨论的主题:影偶艺术如何与当代剧场相融合。在2018年的论坛上,参会者各抒己见,其中有些观点认为,影偶艺术应该与城市生活和当代人的思维相结合,走进剧场。当代剧场是最适合展示上述内容的空间。而艺术形式的探索永无止境,偶剧自身具备的造型和语汇,结合剧场空间的特性,所创造的魅力远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那么,影偶艺术应如何与当代剧场融合?这3部作品给出了饶有趣味的回答。

作品内容展现与形式,要与探索当代剧场特性相呼应,并有所创新。华阴老腔皮影《斩华雄》以极具中国传统非视觉艺术魅力的老腔作为幕后的唱腔,团队艺术精湛、业务扎实。剧中演职人员明场换景,带着户外演出的特性,进入室内剧场后形成了特殊的风格,使得观众能够在酣畅淋漓饱餐老腔和皮影原汁原味艺术魅力的同时,看到幕后工作人员有条不紊而繁忙的劳作,打破了舞台的边界,更具备观赏的趣味性。

作品阐发的思想情感与当代剧场受众精神追求适配,具备高度互动性。来自希腊的提线木偶剧《音乐之弦》适合全龄观众,二位艺术家塑造了富于喜感音乐家形象群体。无论街头艺人、舞者,还是厅堂里的交响乐手,他们的人生和情感始终是创作者关注和戏谑的对象,而这其中对于生活中美好和善意的挖掘和呈现贯穿始终,成为这个戏的最终格调和气质。亲民度爆棚,剧场里观众抚掌大笑,即时回馈台上的表演,形成了亲密互动场域。

作品包容的内涵与想象空间,要对当代观众同时具备信任和和挑战,能够拓宽其审美高度。来自保加利亚的偶剧《我,西西弗斯》以其冷冽和思辨的神秘气息,让北京观众为之震撼,产生情态各异却难以言说的极致观感。演员用令人匪夷所思的身体表现力,构建出自身与偶之间的极度融合统一。作品体现了人类无时无刻不在自我分裂和斗争,在自身与外部的困境中艰难寻求出路。而这出戏对于观众的考验和惊喜,更在于它包容了无限的玄妙与可能性。

而略加回顾,便能够发现,在北京的剧场里,早在2005年东方先锋剧场建立之初演出的小剧场戏剧《玩偶》中将偶赋予

在创新中融合:影偶艺术与当代剧场

□林蔚然



人性,偶不断膨胀,因其攫取了人性中的弱点与欲望,表演和寓意上体现了人偶合一,在此意味上,倒是暗合偶艺术最终在当代剧场中的定位。2015年,在蓬蒿剧场演出的“爱丁堡前沿剧展”作品《牧羊午后》,艺术家用鼓风机作为操控偶的“手”,以风和空气作为介质,将能够在任何一个菜市场买到的各色塑料袋吹成人形。当一个“人”在舞台上空孤独地飞舞,犹如人生在世始终摆脱不了的寂寞与停不下来的飘荡。渐渐地有一个同伴加入了“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瞬间变得丰富起来,他们互相依存、相爱又彼此争斗。第三个人出现了,他们之间形成了多重的可能。而当艺术家不断放飞塑料“偶”进来,我们看到了一群“人”共同在世界之上顽强地奔跑,张开双臂彼此渴望拥抱,短暂触碰对方之后又不得不再度分开、重逢……艺术家撑起一把伞,安静地凝视着这些“偶”。这一动作极其强烈地使得舞台上的空间瞬间再度切割、重新建立。人与偶的对话完美至极。舞台上静溢安详,天人合一,只有鼓风机发出的嗡嗡作响融合在德彪西《牧羊午后》的乐声中,提醒坐在台下泪流满面的观众何其幸运,在偶然间的午后与诗和神性相逢,艺术之美与人生之多艰,相得益彰。然而幸运的是:人们来过,活过,奋斗过。

每一次与作品的相遇,都是艺术工作者与观众的预谋邂逅与天时地利。皮影与偶自身具备的灵魂特性,加上艺术家杰出的探索和演绎,使得探索皮影戏和偶戏艺术在剧场空间里的创造性展示成为了北京剧场里颇为可观的景致,也使得此次影偶艺术周登陆人艺实验剧场成为北京戏剧行业的盛会与重要话题。影偶艺术登堂入室是其走近当代城市观众的重要标识,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剧目在城市中大的标志性剧场中绽放光彩,希望影偶艺术周能够不断壮大,在未来成为国际影偶艺术领域中风姿绰约的花朵。

用长久关注和潜心创作为时代留影

——第27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侧记 □本报记者 路斐斐

10月6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摄协主办,山东省潍坊市人民政府、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承办的第27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暨首届潍坊国际摄影周在山东潍坊闭幕。今年的摄影“国展”在10天国庆展期内以纪录片、艺术类、创意和商业类、多媒体类4个展览类别的354件展品和摄影周的3个主题展、11个分项展的1300余幅摄影作品,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数十万摄影爱好者和观众驻足观看。

今年的全国影展是自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后举办的第二届国展,代之以等级奖项评选的“评委会推荐作品”,继续彰显着全国影展的艺术引领方向。在展览组别中,今年首增的“组委会致敬作品”和纪录片“长期关注单元”都体现了大方向向那些长期坚持摄影创作的摄影师的鼓励及致敬。如组委会致敬作品《红旗渠》(组照),就是由《河南日报》记者魏德忠历时10年先后80余次前往河南林州太行山拍摄记录下来的,这些珍贵影像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当地人民在政府的号召下用双手一锤一斧修建三千里人工天河“红旗渠”的奋斗历史。又如纪录片长期关注单元的评委会推荐作品《生命的礼物——23年见证:坠洞幼女当娘了》,组照从1995年一岁半的女孩李恒随母看望在外打工的父亲时不慎掉入工地深洞开始,摄影师陈更生将这一突发事件的摄影报道延展为历时23年的跟踪拍摄,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了女孩此后人生历程中的诸多重要时刻,组照结束于2018年李恒儿子的诞生,两代人的生命在一组照片中实现了形式与内涵的完整呼应。对这些以朴素诚恳的视觉语言、悠长而深沉的关注见长的影像作品的接纳,打破了影展往年为参展作品所设的必须拍摄于近两年的门槛,让更多原本难以进入国展评选和展览范畴的优秀作品

获得了新的展示平台,也体现了国展在鼓励摄影师“发掘属于他们自己的艺术富矿,用影像向伟大时代致敬”的积极变革。

据介绍,今年国展在展览类目上的一大调整还包括将“商业类”改为了“创意和商业类”,组委会通过对该组别征稿范围的调整扩大,不仅有效解决了商业摄影类作品历来投稿较少,入选率相对偏高等问题,也通过在评选“创意”类作品时所注重的对作品“视觉表达能力的创新、突破以及多种媒材、手法、形式的综合运用”的强调,提高对整个分类摄影创作的引领促进。

对于曾担任国展第23届、24届评委的摄影家周梅生来说,此次首度受邀担任新调整后的创意和商业类作品的终评评委,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影展征稿规则的调整使这一原本并不被许多传统摄影师看重的题材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不少视觉表达与文化内涵皆佳的优秀作品。如该组别的两组评委都推荐作品《天马入梦》(组照)和《期会东坡》(组照)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天马入梦》在作品结构上借鉴了昆剧舞台的布景方式,并且部分融入了明胶蚀刻工艺,使作品在梦幻氛围的营造中“仿佛能够窥见马儿生命本质的灵性”(评委会评语)。来自江苏的作者蒋澍表示,这组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剧作家汤显祖的“南柯一梦”,而作品之所以能给人以“独到”之感,也与作者本身即为一名马术爱好者、有着近十年的骑马经验是分不开的。

据悉,本届国展共收到了约2.3万名摄影师投送的约9万件(约25万幅)作品。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创办于1957年,迄今已推出万余名作者的上万幅佳作。此次影展首次还尝试举办了原作展,这些作品将永久地由中国摄协收藏。

音乐剧场《真爱·梁祝》将演

在中国首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60周年之际,由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等历时两年酝酿打磨的原创新音乐剧场《真爱·梁祝》将于11月17日在上海上音歌剧院首演。雷佳、廖昌永、王亚彬、王志飞、徐俊、金培达、萧丽河等中青三代艺术家参与创作演出。整台作品将以“梁祝”为魂,以四段打破音乐、舞蹈、文学疆界的舞台表演,全新演绎经典。

据介绍,《真爱·梁祝》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杰出贡献者、“敦煌女儿”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一代文豪巴金与妻子萧珊、缔结汉藏情缘的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这三段生死相依的“中国爱情故事”为主要表现内容,以创新旋律与经典的水乳交融,以多角度的叙事、多样化的艺术呈现,共同演绎中国人的“隽永小爱”与“家国大爱”。在整个音乐剧场的终章部分,中国爱乐乐团还将重现“梁祝”的经典旋律,而“封琴”十年的“梁祝”首演者俞丽拿也将重登舞台,与歌唱家雷佳共同演绎经典歌曲《化蝶》。“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真爱情怀永远珍贵。”导演徐俊表示,“《梁祝》已成为中国式爱情的代名词,我们希望以这部作品作为献礼伟大祖国的一封‘真爱·情书’”。据悉,《真爱·梁祝》在沪首演之后,还将先后在宁波、北京两地继续完成首轮演出。(路斐斐)

北京人艺将上演 奥尼尔名作《天边外》

北京人艺2019年新作《天边外》将于11月6日起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上演。该剧由王斑导演,李越、杨明鑫、陆璐、李麟、魏小军、黄薇、罗熙等主演。《天边外》是美国著名戏剧家尤金·奥尼尔的成名作与代表作,以20世纪初的美国乡村为舞台,讲述了3个年轻人因为爱情导致的阴差阳错的命运,及在不同的选择下最终引发的悲剧。在王斑看来,奥尼尔的戏极具深度,“他写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站在一个更博爱的角度,去描写一些人类共同的问题。”

王斑表示,此次《天边外》投入排练之前,自己进行了十个月的案头工作,对剧本和台词做了一次彻底的精简和动作化、个性化的处理。“《天边外》听上去是那么浪漫,其实却是一个彻底的悲剧。”为了将一个三幕六场的大剧场作品搬上小剧场舞台,王斑从音效到舞美,充分考虑到小剧场演出的各种要素,希望能让观众有更强烈的代入感。(余非)